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暘

文選補遺卷八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

日食論守令數易疏

愚曰守令不數易良法也宣帝精審察故可行光武任謡言故難行守令於民最近得人則久而為利非人則久而為害然也漢宣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故張敞尹京兆五年黄霸守潁川八年漢郡丞雖老聾以廉而不易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罷斥諸病吏是以吏稱職民安業安有鼛鼛打五鼓謝令推不去者及考循吏傳光

武專用謡言變易守宰夫謡言有真亦有偽按
漢儀三公府每歲州郡掾長吏臧否民所疾苦
條奏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其州郡行
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杖大較
皆取无名執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飾偽
釣名亦所不免安可不審别之哉夫光武信謡
言之癖即其信讖言也朱浮論帝以微過數易
守令未必不以謡言耳惜不及此然則久近法
宜何如曰
在選察

朱浮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帝以二千石長
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

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
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

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寛也使得蘇息而令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煢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

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
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
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
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
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
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易成者必亟
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

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論權歸刺舉之吏疏 愚曰立法不免有弊其來久矣漢州牧刺舉本以禁奸而不免滋奸何也法有因有偏君原法以救弊毋因弊以廢法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此良法也帝輕三公而重刺舉以一人譽之而進一人毀之而退而黜陟進退寧相拱手無與其間弃腹心而信手足焉用彼相哉朱浮之言蓋亦救弊之術

朱浮 本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

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

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史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日食論用人疏唐仲友曰鄭興日食論不用功臣有是非又曰興論日食晦為君亢

急臣促迫雖合時務然不食朔乃歷差興不能知歷未為精○愚曰光武平生之失在任己不任人任己故精意政事不任人故抑退功臣鄭興因日食之災歸咎及此是矣雖然論君亢急則臣促迫宜足鍼光武任己之痼論功臣用則人位謬適足遂光武不任人之非恐未易應天也

鄭興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災謂寒暑易節妖謂羣物失性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杜預注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太史答季平子之詞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

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鈎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文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縠為中軍師縠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令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

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廣博士選疏　唐仲友曰廣博士選亦有益時務○愚曰三代學校務成就人才故師儒必選其人後世學校姑糜養人士故師儒多備其官廩教胄子而洛夔周設成均而立大司樂三代遴選師儒直欲作成士類非好名也東漢學校最盛光武幸三雍明帝行尊老圜橋門而

目夫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宣帝增
觀聽者億萬計獨儒官博士未聞表表在人耳
十二員後漢增至十四易四書三詩三禮二春
秋二凡經皆有師未嘗無官也而光武獨取人
於洛陽城夫士通經各有長短易以施孟梁丘
書以大小夏侯詩以毛韓禮以后蒼春秋以董
仲舒眭孟嚴顏人非一時時非一所若置在壇
席姑備士望則學校養士為虛設矣吾嘗妄意
東漢儒生共以節義扶世勝西漢者學校崇養
之意有餘也共以經學名家不及西漢者博士
教訓之道不盡也以
是益味朱浮之言
朱浮本傳建武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
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

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横舍横學也或作黌義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絶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纖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與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其某官其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

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淺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

降避功臣疏朱鮪曰太甲成康所與圖回庶政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四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帝之故徹侯也升陑鷹揚之相雖不當以繩後世然販繒蹶張之材亦足以安社稷而重朝廷也功臣任事果亦何負於天下也哉雲臺諸將雖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不足以

緝熙帝載有如鄧禹寇恂賈復耿弇朱祐之流文足以緯國華智足以謀王體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愚曰光武駕馭功臣與高帝異杜詩此疏雖足見詩心之謙適足觸光武之忌大驟漢高以大度待功臣後多有變而不能全其材光武以沈幾待功臣後雖無變而不能盡其材全之而復盡之惟唐太宗為難及雖然光武亦非盡不知功臣者嘗封功臣大國四縣小二縣下不過鄉亭惟賈復六縣又關丁恭曰古亾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是帝封功臣以地特疑而不任功臣以事耳史謂帝惜其能不許者非惜杜詩也鄭興言功臣用則人位謬蓋迎合而言與杜詩所見不同何邪

杜詩 本傳詩自以無勞不宜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上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戍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雖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慮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

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謂初為遭郡功曹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用虎符疏愚曰杜詩不入循吏傳不但南陽七年長於牧養而已將軍蕭廣則格殺之逆

賊楊畏則誅平之伏湛賢明則又薦舉之直有仁者之勇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至言虎符防微忠亦至矣惜帝亦不能盡其材而大用之

杜詩本傳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

以為軍旅尚興賦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史記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平原君遺公子書求救於魏魏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持兩端觀望公子用侯嬴計請於如姬魏王卧内竊晉鄙兵符矯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追稱祭遵請謚疏唐仲友曰祭遵在諸將中最賢又曰以孝為根本莅官敬戰陣勇皆自孝推之又曰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將帥最難事○愚曰高帝諸將無素行多光武諸將無素行少雲臺諸將自鄧禹寇恂而外即合推尊祭遵故平蠻寇擒張滿執張豐膚功卓犖未足

為遵屋皓至負土起墳而盡其孝家無奇財而守其廉克己奉公而行其儉遵兼數器諸將未易及明帝圖形雲臺遵以潁陽侯位次十七愚以為置諸寇鄧之下則可置諸堅鐔朱祐任光之下則屈謚曰成侯果盡哉

范升　升字辯卿代郡人祭遵傳建武九年卒于軍帝愍悼甚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哀慟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見論語　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

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壽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劵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也卓高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

予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

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

侯既葬車駕復臨其
墳存見夫人室家

勿增科禁奏 東坡蘇軾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

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為孥
戮梟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
帝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
而不改班固不紀其事事見梁統傳可謂疏畧
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紀乎統
乃言高惠文景宣帝以重法治哀平以輕法哀
因上言乞增重法律雖當時不從其請此如人
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以此
便為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
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
嗚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懼乎○愚曰光
武在位三十二年凡三十有五詔為刑獄下者

二二年省刑法五年出係囚藹然帝王恤刑之盛心梁統心乎法律故勸帝重刑杜林心乎經術故勸帝輕刑用杜之說不失於厚用梁之說恐失於薄矣心術異故議論亦異又曰杜林善用古學平生議二事皆自學問中出若漢郊不當祀堯則可以語禮若科禁不可復增則可以語刑

杜林本傳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建武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上疏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

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宣詔有司定不易典

光禄勲杜林奏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茍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觚為圜斵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疎網海内歡忻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前書曰有司吹毛求

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果桃菜茄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定宗廟昭穆奏致堂胡寅曰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孝成以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不疑曾無留難章陵四祠從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邪寬恩之僭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譏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降而得祭

豈可違而不守哉

張純本傳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純以宗廟未

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各奏

言云云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

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

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

行事别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

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

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

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

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

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

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舂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舂陵以下不別序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昭穆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

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定禘祫奏　愚曰自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禘而禘禮不明自後漢以君臣並列於祫祭而祫禮不明夫禘之為言大也祫之為言合也故大祭為禘合祭為祫禘序昭穆祫聚飲食因人主所以廣孝道昭敬心也而世儒紛紛各異馬融王肅則云禘大祫小鄭玄註二禮則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公羊則云五年而再盛祭高堂生則云先三而後二徐邈則云先

二而後三正其數則祫以五齊禘以四齊也正其時則祫以十月禘以四月也噫何其紛紛也

張純此議舉其畧而未詳然則酌其中而用之如何曰唐開元三年史元璨議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辛年夏禘癸年冬祫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歲再盛之制疎數又均此議頗當

張純本傳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壊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及未毁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三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金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乞優答北匈奴奏（愚曰聖王御夷狄蓋有道也御得其道則作使御失其道則作敵比匈奴求和皆因南單于之內附勢孤力弱然也以二十七年皇太子臧宮之議失於偏而不善處處之議適其宜而善處夫皇太子議欲絕使是來而不受適以生怨心也臧宮等欲事征伐是去而或追適以損威重也獨班彪草詔優答數辭酬賞相當既不卻北之心又不失南

之信兩盡其宜真足存大體而示國威較之二人不同蓋可與謀國者

班彪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

班彪

奏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

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怨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生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言劒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

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齋言不齋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言信讖譸賣疏致堂胡寅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術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戴溪曰讖記之說果孰為之初乎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筮論說禍福皆有據依有童謠而無讖語至司馬遷作史記言秦人作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

曾不知為胡亥陳涉起事念鬼以威衆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衆矣漢宣帝未即位時睦洪推説災異以為漢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以授其徒而後讖記盛矣王莽因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殆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罔絶其端倪勿使遺禍後世即位之初首從事焉彼其崎嶇南陽新野間聞劉秀當為天子舊矣一旦以赤伏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祕真不可誣邪王莽假符命以欺衆光武信讖記以自欺是孰為愚智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光武之為民望也向使無赤符説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是亦不過哀章之類耳舍人事而託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固嘗受命其符安在夫亦卜諸人心而已矣雖然神器至重一旦而得之

誠非偶然者萬一有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察見興亡形諸讖記或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彼進用之材與建禮樂何與讖記矣而拳拳若此是殆蔽溺過甚不自知義理所在乎嘗卜而中者終身信卜筮嘗夢而應者終身喜言夢人之常情也有天下創業之君其好惡取舍豈當與匹夫相似哉吾觀光武不特自信而已又將移之羣臣至附於聖人之經以此明示百官則而象之妄說符命其患何所不至哉流弊既廣餘孽日深以唐太宗之明智猶以祕記殺功臣亂臣賊子私自謀述欺天罔人行盜竊之計多矣孰謂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哉

桓譚本傳是時帝方信讖多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云云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方士有方術之士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

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夏旱諫起北宮疏唐仲友曰應天以實觀鍾離意諫起北宮顯宗聽用即降雨見天人感應灼然不遠

鍾離意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云云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

消災譴詔因詡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髪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

食重禄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

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

緩刑罰疏唐仲友曰鍾離意忠厚廉節公正之士解衣受格免郎罪諫諍苛切數還詔書以旱諫起北宮疏論苛刻皆是忠厚其於立朝議論始終無非忠厚論其資質人物在第五倫之右又曰光武知鍾離意仁於用心不大用又令病免顯宗知意至誠然不得久留所謂知而不能用亦緣二君意向在刻深

鍾離意本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朝廷跊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云云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勇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

德揆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埀之無極

改前世苛俗疏唐仲友曰寵勸章帝蕩滌煩苛可謂仁人之言亦將順其美○愚曰天下之治惟一決而盡者難乎其繼也文帝之後有景武忠厚之脉微傷故昭帝難繼而一切遂除苛政光武之後有明帝明察之意無餘故章帝難繼而一切遂行寛大漢本根不傷章繼之者善也噫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厚士昭帝之寛章有霍光為之相而章帝亦陳寵

第五倫諸人助之也

陳寵本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

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

㮄格酷烈之痛㮄即榜也古字通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悦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虚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

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端

諫起陵邑疏唐仲友曰蒼在東漢最為賢良緣天資高又有學問○愚曰人惟以理為樂者舉天下不足以易其樂東平憲王在漢諸王中最為賢明非他可及為善最樂一語是平生用力處諫遊獵諫起陵乃為學得力處

東平王蒼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

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湟陽主疾風俗通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湟陽主光武女實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上太后勸成德政疏　愚曰人苦不自知明德后素守簡約而馬廖勸成德政吾意后躬衣大練之風雖出天性亦由閨門講貫力也然第五倫言廖奢用則不能節約其身揚終誠廖訓後則不能教戒其子孫何工於人而拙於身邪

馬廖本傳廖字敬平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然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而修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稍不行雖或吏不奉行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㝡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薫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令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

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抑損后族權疏　愚曰東漢后族惟馬氏最知禮馬后躬衣大練為之倡馬廖勸成德政為之助謙素者假借溫言美車服者遣歸田里馬氏一門宜比郭況金穴不同今觀第五倫言結交賓客用度侈耗以廖尚不免凡子弟驕奢宜也噫富不期驕祿不期侈信哉

第五倫　本傳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倫上疏云云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傳曰大夫

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
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
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
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
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
又聞臘日亦遺其在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

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

論馬防出征疏愚曰自古授兵非人不為身害必為國害易曰弟子輿師貞凶蓋主兵非其人雖正亦凶也故授之宦寺則為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為竇憲授之權奸則為桓溫授之盜賊則為朱溫有功則害國無功則害身而柰何授之非人第五倫一疏雖詆馬氏蓋忠馬氏矣

第五倫本傳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又上疏云云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則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請兵疏　唐仲友曰班超智勇功名之士終始只開西域一事開西域號斷匈奴右臂此武帝時論後漢匈奴孰弱雖不開西域無害又曰超開西域專用智計漸開諸國不費中國兵財此為可取

班超本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云云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

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

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絶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

善問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勸成風德疏唐仲友曰惟能通言路方是宰相無私處但能盡言未見無私唐惟陸贄專欲開言路以其無一毫私○人曰以一人之言補袞不若以天下之言補袞○愚曰陳寵論

寛欲革前代苛刻之政第五倫論寛乃交天下言事之人益嚴刻所以待姦民非所以待良民喜怒所以待使令之輩非所以待言事之人故吏過嚴為俗君過嚴為亢皆失之況人之死生係乎君之喜怒其欲進言也疑畏常横乎其中未言則進忖退度將言則朝刪夕減至言上達已無幾君又以喜怒行之其誰肯言乎此尚寛之急先務也倫為相不惡言益魏相去副封陛

贊開言路同意

又勝寵遠矣

第五倫本傳倫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

成風

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寛弘臨下出入

四年前歳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

謹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

臣愚不足採

論竇氏貴橫疏 西山真氏曰是時竇氏之埶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為章帝言之忠

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愚曰第五倫抑制諸竇結客之過與光武繩諸王賓客之意合亦防微說凡曳裾王門之士釣富貴者多明分義者少蜂鑽通刺舐鼎流涎蠅集驂車乘顏騁好小則招權交賄貿亂是非大則干政持衡媒移璽紱故淮南之客不無羊勝公孫詭淮陰之客不無蒯通桓溫之客不無郗超此皆各有富貴之想求其如枚乘之不阿梁孝王鄒陽之不附淮南王稍知分義者鮮故宋意斥竇賓客龐范之輩袁安斥除竇憲刺史守相皆此意也若竇憲遵倫之言閉門謝客則身不至死班固鄧疊不至誅而諸賓客亦不至

免歸本郡也竇氏一門惟瓌訓飭賓客不干名分得以自全瓌何智而憲何愚哉

第五倫本傳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

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喣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待諸王過恩疏 唐仲友曰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最得獻替之義在明帝時言此則爲校合又曰書云惇叙九族肅宗知惇而未得所謂叙意言能濟之○愚曰西漢宗

枝疎故外戚竊權東漢宗枝疎故宦官竊權卒之噓西都之火者光武也然東都之灰者昭烈也嗚呼九族睦而唐堯以聖頌弁興而周幽以孤其孰然也章帝隆親親之小恩不復封建同姓之大法宜宋意以踰禮為言使并考古制則善矣

宋意本傳意字伯志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

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爲宰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侻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

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若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禄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但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羙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

南單于請兵不可許疏愚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故單于分爲五遂有宣帝渭上之朝匈奴分爲二遂有建武遣質之舉凡漢世夷狄削弱雖由漢武絶漠之功而亦秉北狄紛爭之弊宋意之言可謂得待夷狄大體雖然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夫夷狄隔遠中國而害

中國則伐今以夷狄攻夷狄
柰何助以興兵而翼其惡邪

宋意本傳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曽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

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𥳑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文選補遺卷九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

諫擊匈奴疏 唐仲友曰諫伐匈奴不一人魯恭言最忠厚大抵道德仁義之說若人君能行其言則與天同大○西山真氏曰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横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愚曰人稍有私心者決不恤公家之害

竇憲擊匈奴非公也私也后假此以護私門憲亦假此以贖私罪吾觀燕然勒銘特乘匈奴飢

弱之後遂以成功長安朝會幾受尚書萬歲之拜剌客滿城脅異己者其心包藏可窺矣公家之利與否不顧也三公如表安任隗尚不能諫止魯恭言調度貧困豈能遏其私哉

魯恭 本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和帝初立議遣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云云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

姓闕然三時不開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於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

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盡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此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新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肜耿秉來苗等四道

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白山之難不

絕如綖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馬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

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爭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丈各反不足使者在道

分部督趣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弃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劉攽曰恩當作思

諫為篤景起第疏　唐仲友曰何敞公正忠厚之士○愚曰人之賢否辭受自别武帝為霍光治第而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太后遣竇憲擊匈奴曾未成功而先為篤景治第二人亦不辭霍以功名終竇以奢侈敗賢否天淵矣

何敞　本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時以竇憲擊匈奴詔使者為憲第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

臣聞匈奴謂之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

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

除律令條法疏唐仲友曰經術先王之典法律當世之務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逮經術也其爾典常作之師法律也又曰董仲舒儒者本經術兼通世務故欲興禮以措刑陳寵法家通法律兼經學故能附禮以議刑又曰寵除律令仁矣尚是論其末

陳寵本傳寵為廷尉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云云未及施行遷鴻臚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

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五經章句取士疏 愚曰史稱徐防奉法周密防任三公佗無發明而僅及章句取

士何也漢無尊宰相之權亦無選宰相之法自永平以来豈無賢相如韓稜之忠正袁安之端介陳寵之寛恤使得賢主而佐之雖為丙魏房杜不難尭何所遇非時而權輕乎仲長統識當時有曰中世選三公務於清慤謹慎循事習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居斯位噫選之輕皆由視之輕故也

觀統所言何責於防

徐防本傳防字謁卿沛國銍人永元十四年拜司空以五經難明宜為章句悟後學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學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

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

經衰微學問寖淺誠
宜反本改矯其失

年老求歸疏 唐仲友曰功成只在久任班超開西域二十二年然後成功若任之不終則累年之功一旦皆喪○愚曰臣子義先於君而後其身詩漸漸之石病役久於外而作也而曰武夫東征不遑朝矣蓋思君也大凡臣子其出也為君其歸也特思君班超踰葱嶺迄縣度在西域三十一年功擬克國而不煩中國之兵智踰馬援而不陷遠域之讒上疏告歸可謂善保功名惜未語以詩人思君之義幾若戀戀桑梓欲衣繡晝行者後卒歸身洛陽得以遂來朝之志者天也

班超 本傳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前書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弃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

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勸崇儒學疏愚曰樊準預儲經學隱逸之士以俟諷習何其遠慮也是時安帝即位年甫十二準已慮及此蓋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而以幼教成王意也文帝雖賢且智至使晁錯以術數傳太子其善善儲人於其初哉

樊準本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

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閭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豊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

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諂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

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宫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盛夏斷獄疏 西山曰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

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

魯恭本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州郡好苛察遂盛夏斷獄恭上疏云云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令之事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

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隷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隷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命也言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冗散也

令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禮記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爲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爲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

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貴戚用威權疏愚曰西漢之財耗於兵旅夷狄東漢之財耗於外戚權官兵旅夷盡在外也外戚權官盡在内也外者易見内者難防光武賜郭況明帝賜馬族章帝賜竇氏皆賚予無數安帝於耿竇閻顯亦然至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得入錢穀為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用財非其道故取財亦非其道西漢猶可言也東漢其卑矣

翟酺本傳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

及其破壞頭額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諭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吐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

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

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論乳母王聖放恣疏愚曰凡人之情愛生於所私而驕起於所挾故私之者或

酬保抱之微恩而挾之者直肆播弄之大蠹易明夷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凡女嬖非佗凡其

情昵其迹密權臣不能握政柄而彼握之搢紳不能通音好而彼通之草茆士不能親近顏色

而彼近之始也媟身之榮終也胎國之禍成湯

桑林六事之責女謁居一蓋惡之深也阿母王

聖君以阿保之私也而挾之以驕楊震兩疏詆

斥不省其後不至交構太子身死鴈門不止由

終而觀是愛而驕之者孰若上

無所私而下無所挾之為愈也

楊震本傳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永寧元年代

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内寵始横安

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云云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絶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鷄無晨牝鷄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莊公

從毋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鄭玄註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

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

增立捕盜法疏愚曰治盜亦多術矣陳忠紹父寵學刑尚寬簡如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及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彬彬父風烈獨捕盜之法糾摘令尉不少貸何也夫昔有責吏輕如漢武泰山之盜二千石不收捕者矣又有責吏重如二世山東之盜郡國爭蒙蔽不言者矣而所以治盜者何術也詩曰民之未定職盜為寇記曰寧有盜臣夫盜不求於民而於臣吾謂陳忠捕盜之法終不若陳蕃擇守令之說為愈也

陳忠本傳忠字伯始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黄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筐也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絶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

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

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勑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佗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

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寛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漢書音義息卦太陽消卦太陰其餘雜卦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大臣行三年喪疏愚曰理有可行於君子而不可行於小人者君子知行義故以

通喪為重小人無行義故以短喪為幸語曰三年之喪通喪也孝文以日易月此一時權宜之論司徒劉愷聞端於初元之三年未及五載尚書令祋諷罷之史謂陳忠奏復宦豎不便嗚呼宦豎貪競無恥之輩也不便豈特此哉

陳忠本傳至建光中尚書令祋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懐抱先聖縁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雕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帝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帝紀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

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

論水災爲伯榮疏愚曰人一溺於所嬖者不悟也易剥之六五貫魚以宫人寵無不利魚陰類也宫人出入宫掖之人也總之得其序使羣陰聽命如貫魚然則不至爲害而苟有溺於嬖者未易序之而使不亂也陰類之溺人也甚深而序之也甚難漢安帝與唐睿宗一也安帝不能序故外戚有耿寶閻顯宦官有江京李閏女謁有王聖君女伯榮各挾出以爲奸睿宗不能序故外戚如武三思妃匹如韋后上官婕妤女謁如太平安樂公主爭開門而受賄夫二君皆剥陰時也而非貫魚之主也水災緣徵而生此逆其序則彼孰從序哉

陳忠本傳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蝝螽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

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

時具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得幸於武帝獵上林先使嫣乘副車從數百十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衛之後嫣以姦聞太后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天元猶乾元易曰大哉乾元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為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任尚書權重疏愚曰天子無私人國家無私官夫三公九卿網維察而體統明古制也而豈爲私哉自漢武私官而尚書之名重自昭宣私大臣而尚書之權益重至光武抑官官輕大臣又不復六卿之制而自爲一官雖公亦私也吾嘗攷尚書秦官也所職即周官宰夫敘羣吏之治者周屬太宰漢徙以少府領之丞相已不與知少府又主天子私藏大戾古意其後尚書爲内朝官少府亦無如之何大槩漢以丞相御史爲外朝不可至内庭於是置尚書主章奏報告之事漢武疎外朝士游宴後庭始用宦者更爲中書令是時猶不過審察章奏其可

否決斷一取於御筆之下遞送兩府是武帝私
宦官者然也武帝末年以昭帝幼不任事故命
大臣霍光領尚書事指示人主判下朝事凡領
尚書始預政權親近禁中當時雖田千秋桑弘
羊同受詔輔幼主亦不得與宣帝又以元帝頗
幼令史高蕭望之周堪録尚書事是昭宣私大
臣者然也至成帝懲中書令謁者恭顯弄權不
改六卿古制乃以中書為尚書分四曹常侍曹
尚書主六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
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客曹尚書主外國夷
狄事更用士人為之光武之興因循弗改既疑
大臣又不用宦官又分二千石曹客曹各為二
號六曹事務歸臺閣三公但受成事而已是光
武自為一官無所統攝雖公猶私者然也按漢
儀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
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

三獨坐其重若此而其源皆起於武帝成於昭宣至東漢則極矣然則裁抑尚書莫若復六卿

陳忠言其弊不改其制則名不正而私矣豈古制哉

陳忠本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忠

上疏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

聽令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襃襃字伯仁廬江人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

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為阿母修第疏

胡致堂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諠

誹孰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眛也

朝廷震

復上疏

楊震本傳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稍

也韋孟詩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西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令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起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

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贓錮弃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救趙騰疏　愚曰小人得以容姦於世者惟幸人主殺言者而已凡人之情恥於為惡者常憚公論之見指而無所著身其或杜議者之口則孰不可以自騁蕭望之之殺此石顯得以容於漢也周子諒之殺此李林甫得以容於唐也安帝殺趙騰此固宦寺嬖戚皆得容於元初建

光間歟雖然帝殺趙騰矣又殺楊震殺騰則閉草茆之口殺震則閉公卿之口而小人何所不容哉

楊震本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探籌立后疏 愚曰心術之邪者其辭枝何也天子立后所以配天地母天下也先論族姓次論賢德未聞論年貌也順帝多內嬖莫知所立欲探籌以立吾不知太姒姜嫄不能探而妲己褒姒或探之則立之是邪非邪胡廣史敞諫止是矣廣曰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王子朝有言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而乃以年以貌年知麗華或足誤陳貌知太真或足誤唐此廣心術不正之一端也

胡廣 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俔若見反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守長數易疏愚曰守長數易之病誠有之然為光武猶可為順帝不可光武黜陟守令之權專於君上故數易猶公順帝黜陟守令之權變於宦豎故數易皆私朱浮言而從左雄言

而不從其埶

蓋可知矣

左雄

雄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時拜

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云云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

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

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蹶為趣馬楀子為內史楀為師氏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五等謂諸侯也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斬長楊賦封豕其人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輙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

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謂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

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寛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寛之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刋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闕乃至逃亡

弭災數事疏　唐仲友曰顗所論大抵儉約敦厚之說皆切時病而未得其要以選舉不

良責三公固然欲選舉還歸尚書未是又曰三司宰相之職尚謂非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則尚書豈能賢於三司漢三司多由尚書進豈為尚書則可信為三司則可疑○愚曰漢以陰陽災異之學言事者前有翼奉李尋後有郎顗襄楷雖然奉尋之學不顯於文宣之時而出於元成之朝顗楷之學不揚於明章之時而驗於順桓之世蓋君道不能盡而天應之臣言不能入而假天以儆則凡范曄曰失之巫者蓋有不得已而然

郎顗本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

正璣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註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陰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

清湎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殿去奢節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

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春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復夏令則

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

得不歸責舉者而陛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論封阿母梁冀疏西山真氏曰梁氏貴盛未及朞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弑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愚曰詩不云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一

也而曰序云者謂賢否秩而有別也序則爵嚴而貴不序則爵濫而輕高帝封功臣百五十三而外戚止三人何嚴而貴也安順而來專封權戚宦官而不聞以功何濫而輕也吾考左雄之所言安帝封王聖君矣順帝又封宋娥山陽君安帝封宋貴人家四人為列侯矣順帝又封梁冀襄邑侯以國家茆土封錫之典止為嬖倖外戚設爵濫而輕猶有恥者亦羞與噲伍而不足貴矣

左雄本傳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後以娥前預謀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云云雄復諫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

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雄復上疏先帝封野陽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

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娥懼辭讓帝戀戀卒封之後阿母以交遘失爵

文選補遺卷九